

袁仁琮 著

血雨



贵州民族出版社

1247.51
125

血 雨

袁仁琮 著
贵州民族出版社

(黔)新登字 04 号

责任编辑 谭良洲

封面设计 吕凤梧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血雨/袁仁琮著. —贵阳: 贵州民族出版社,
1999. 12

ISBN 7-5412-0885-X

I. 血... II. 袁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51439 号

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1)

贵阳经纬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3 印张 350 千字

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 000 册 定价: 29.50 元

本书由贵阳市宣传
文化发展资金资助出版

自序

梦见我过去的生活，似乎越来越频繁了。我梦中的家，是在离村寨十多里的山坡上。这里只有我们一家人。据说清宣统年间，父亲在村寨里过不下去，和我母亲、祖父一起，到这里开荒来了。这里四处荒无人烟。若要求教知识，少说也得走三四十里，祖祖辈辈吃够了没有文化的亏。我父亲铁工手艺远近有名，手里不时有几个活钱，于是，做起了让我上学的梦。“只要他行，讨饭也供。”父亲常常这样说，表示他的决心和狠劲。我兄长非常支持，把家庭担子一肩挑了。我也很争气，哪怕饿着肚皮，大雪天穿草鞋，手脚都长冻疮，恶痒恶痛，还是高高兴兴地去上学，而且学得不错，常常受到老师夸奖。然而，即使这样苦苦支撑，也难以继。一九四九年春，我在蓝田小镇上高小，父亲铁业生意越来越不景气，连最起码的生活费也拿不出，不得不投奔一位家住蓝田镇附近的远房亲戚，过着很不舒心的日子——我不打算再上学了——这些，我从来不敢告诉家人。

一九四九年秋，蓝田解放，接着闹了一年土匪，学校没法办，我也不敢外出，于是，往返于村寨和我的破木屋之间，走上十多里阴森可怕的山路，求学于颇有文墨的袁再镐先生门下，重读“子曰诗云”。一九五一年，我非常幸运地考上了天柱县民族中学，第二年，学校根据我家庭经济情况，评给人民助学金，每月可以领到三万五

千元(即三元五角)人民币,有了起码的生活费用。我在贵阳师范学院(贵州师范大学前身)中文系就读四年,也是靠国家供给,才完成学业的。遥远的记忆,不但不因为时光的流逝而淡忘,反倒愈来愈鲜明。我不认为是远端记忆帮助了我,而是那一段生活实在无法忘怀。以至于常常闯入梦中,令我回味,令我咀嚼,催我奋发。我妻子王敢凤也有相似的感受。她出身贫苦,谈起过去,常常动容。我们有感于今天的好光景来得不易,也为一些人不了解或者忘了过去而叹惋、痛心。列宁说得好,忘记过去,就意味着背叛。这大概就是我们在出版长篇历史小说《王阳明》之后,又不遗余力地投入《血雨》创作筹备工作的深层原因了。

前辈们在战场上英勇杀敌,在敌人的监狱里顽强斗争的时候,我们还很小。但是,环境对我们的教育是极深刻的。当我们实地参观息烽集中营、重庆白公馆、渣滓洞,听熟悉情况的老同志介绍,阅读有关资料的时候,常常为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和献身精神激动不已。从古至今,正因为有一批批这样的优秀儿女,为追求光明,为人民的幸福,为建立自由、平等的社会前赴后继,才写下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。他们对人类、对国家、对民族的贡献,是无法估量的。

解放前,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消极抗日,积极反共,特务横行,到处设监狱、搜捕、残害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。息烽集中营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秘密监狱,除去庞大的集中营本身,军统设在附近的附属单位就有十一个之多,连息烽县长也换成了特务头子。用军统局的话说,重庆望龙门看守所是小学,白公馆、渣滓洞监狱是中学,息烽集中营是大学。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六年七月,仅仅八年多时间,这里先后关押共产党人、进步人士和其他人员一千二百余人,被秘密杀害和折磨致死的达六百余人,实为古今中外所罕见。以罗世文为首的监狱地下党支部,领导监狱里的共产党员、进步人士和难友们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,事迹

感人至深。我和妻子竭尽全力，希望奉献一部不愧对九泉之下的英雄的作品，以缅怀英灵，启迪后人。我采取一面创作，一面和妻子讨论；打出一部分，她看一部分；由她提出意见，再行修改的办法，写了整整一年，总算完稿。可是，写成之后，又觉与所期冀相去甚远了。尽管如此，它记下了这一段历史，记下了我二人的心迹。就这一点说，又可聊以自慰。

作 者

一九九八年九月十八日

目 录

自 序	(1)
-----	-----

第一章 抗日虎将成囚徒

一 杨虎城“违命”回国抗日	(1)
二 英雄誓言	(4)
三 “放我出去打日本,你们这些败类”	(10)
四 葆贞说:“我要分担落在你头上的任何痛苦,生同生, 死同死……”	(17)
五 英雄成囚徒,杀敌梦难圆	(21)

第二章 炮弹在敌人心脏爆炸

一 进出周公馆的陌生人	(26)
二 炮弹在敌人心脏爆炸	(30)
三 蒋介石大发雷霆,骂戴笠无用	(36)
四 “烧电子管说明不了什么问题,要稳住敌人。”	(40)
五 默默地祝福	(41)
六 小船上的美梦	(47)

第三章 重庆军统稽查处

一 “我哪样也不晓得”	(51)
二 不屈的张春林	(55)

三	蒋介石说：“搞不出名堂就长期监禁。”	(64)
四	抢先一步	(69)

第四章 第一个回合

一	又一特别车队	(76)
二	第一个回合	(80)
三	老友劝降	(85)
四	年轻的男看守	(92)
五	张世平怒斥安文	(95)
六	惩治叛徒	(101)

第五章 风雪提前到来

一	“误入”集中营	(109)
二	意外收获	(115)
三	等待时机	(118)
四	遥远的祝福	(122)

第六章 如此大学

一	首战何天诚	(128)
二	何天诚做梦也想不到竟是这样的结果	(134)
三	“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”	(139)
四	“妈妈，我要读书。”	(145)
五	不该出生的女儿	(148)
六	“葆贞，你怎么啦，啊？”	(153)

第七章 韧的较量

一	一次不欢而散的酒宴	(162)
二	同志，向你致敬	(166)

三	“义斋”里的斗争·····	(174)
四	密谋戴公馆·····	(180)

第八章 怒潮在监狱里掀起

一	初步胜利·····	(187)
二	演出前后·····	(192)
三	野地里的屠杀·····	(200)
四	怒潮在监狱里掀起·····	(209)
五	“为了明天”·····	(223)

第九章 抗战胜利了,但带给杨虎城的并不是好消息

一	“不去掉精神刺激,这病治不好。”·····	(239)
二	“自由”的珍贵·····	(245)
三	为日寇投降狂欢·····	(254)

第十章 小萝卜头

一	周言浩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·····	(259)
二	小萝卜头找爸爸·····	(264)
三	小萝卜头说:“我想我爹,不像你,没爹……”·····	(267)
四	小萝卜头又一义举·····	(270)
五	“义斋”女看守·····	(274)

第十一章 相约在明天

一	“半仙”李奇云·····	(278)
二	“李半仙”舌战周言浩·····	(281)
三	梅香的心事·····	(285)
四	相约在明天·····	(287)

第十二章 炼 狱

一	黄宏声哈哈大笑,说:“你那一套一点也不新鲜。”……	(292)
二	刘姐出狱……	(297)
三	“薛菊啊薛菊,你走到这一步,真可怜!”……	(304)
四	戴笠私访黄宏声……	(310)
五	血染快活岭……	(316)
六	中秋酒宴……	(323)

第十三章 营救行动

一	华子生夫妇……	(332)
二	说服保安副司令……	(337)
三	营救行动……	(343)
四	一个未能实现的计划……	(350)
五	最后的努力……	(354)

第十四章 英雄与罪人

一	辗转囚禁杨虎城……	(363)
二	谢葆贞遇害……	(366)
三	哭葆贞……	(372)
四	蒋介石秘密飞回重庆……	(378)
五	周言浩再骗杨虎城……	(381)
六	青山作证……	(390)
七	人民不会忘记……	(395)
后 记	……	(400)

第一章 抗日英雄成囚徒

一 杨虎城“违命”回国抗日

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，由法国马赛港驶往香港的哲利波号远洋客轮缓缓靠近码头。好像应和汽笛长鸣似的，码头立即纷乱起来，港警费了好大力气，秩序才勉强维持住。“七·七”事变以后，仅仅四个多月，气氛就和从前大不一样。巨富们自不必说，坐飞机坐轮船纷纷逃往国外；殷实人家也不愿意坐以待毙，四处投亲靠友。整个码头，是一幅逃难的可悲景象。港人担心当局这些软骨头们，会在某一天撂下香港卷起铺盖逃跑，让香港沦落到悲惨境地。自然，也有不少商人和旅游者并不害怕打仗。他们有的是来寻找刺激的；有的还做着甜甜的梦，要到这个充满神秘和冒险的维多利亚港来发横财。加上由于各种各样的事务不得不外出的人们，才使这哲利波号远洋轮不至于太寥落。

但是，人们一到这里，就被惶惶不安的气氛所笼罩，仿佛随时都可能落下炸弹。因而，人人行色匆匆。例外自然是有的，他就是正走上码头的原西安绥靖公署主任、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将军。“西安事变”以后，杨虎城被迫辞去所有职务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

以军事考察为名，派他赴欧美各国。他在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捷克、奥地利、瑞士、西班牙等国受到侨胞和爱好和平人士的热烈欢迎。他每次在欢迎会上都要发表慷慨激昂的讲演，痛击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，呼吁炎黄子孙积极投入抗日救国运动。但毕竟是在国外，是在异国他乡，毕竟是纸上谈兵。这对于一个长期指挥千军万马，驰骋沙场的将军来说是怎样的无奈和无法忍受。“七·七”事变爆发的时候，他在赴美途中，常常手拿登载日寇炮击芦沟桥消息的香港出版的《大公报》长吁短叹，寝食不安。七月十一日，要妻子谢葆贞替他拟一份电报，电报说：“日寇进犯，国将不国。噩耗传来，五中痛愤，第一革命军人，何忍此时逍遥国外？拟由旧金山返回，赴前线杀敌。”电报是发给宋子文的，望宋子文转告蒋介石。电报刚发出，杨虎城又叫葆贞打电报给原军参谋长孙蔚如，询问国内抗战详细情形。七月十六日晨，一份宋子文的回电送到杨虎城下榻的宾馆，电文说：“稍候回国为宜。”谢葆贞刚念完电报，杨虎城就气得霍地站起来，在房间里转来转去，好一阵才平静下来，对谢葆贞说：“你，你，你直接打电报给委员长，我说，你记。”谢葆贞记下电文，是这样的十三个字：“请准予停止军事考察，回国杀敌。”但是，七月二十二日，宋子文回电说：“暂留美国，或赴欧。”二十三日，蒋介石干脆拒绝杨虎城的要求，电告说：“继续考察。”至此，杨虎城实在无法忍受了，告诉葆贞说：“回国吧，哪儿也不去了！”有的随员劝他多想想，怕的是蒋介石加害，葆贞也认为不如看看再说。要是倒回去几年，杨虎城会马不停蹄地往回赶。眼下，他对蒋介石的疑虑增加了，不能不多想想。于是，又决定辗转至巴黎。可是，人虽然到了巴黎，还是如坐针毡。才呆两天，就告诉葆贞说：“尽管不能信任老蒋，我还是决定回去。宁可蒋负我，我不能负国家和民族。”就这样，踏上了哲利波号远洋轮。

杨虎城生性豁达，当轮船进入维多利亚港，就甩掉了一切不快，脑子里只剩一个念头：“就是拼死，也要把小鬼子赶出去！”杨虎

城身材魁伟，戴一副圆形金属架眼镜，一身浅灰色毛料西装，腰板笔直，走路笃笃有声，丝毫没有旅途劳顿的神色。身边一位年轻精干的男随员是他的秘书，叫张新民。张新民手里提一只旧皮箱，那是杨虎城一家三口随身携带的全部行李。身边的另一位随员是他的贴身警卫小李。小李年轻，经验却丰富。他一面伸手进裤兜里握着勃朗宁手枪，一面搜索周围的动静。杨虎城的身后是谢葆贞和幼子杨拯中。谢葆贞端庄秀丽，比年届四十五岁的杨虎城小二十岁。由于要照顾儿子和丈夫，加上不适应长时间的海上旅行，显得十分疲惫。他们通过乱哄哄的海关，叫了计程车，决定随便去一家酒店住下再说。计程车司机是个四十开外的男子，见杨虎城模样和谈吐，不像是等闲人物，问他要住什么地方？杨虎城说：“随便吧，最好住普通旅馆。”

司机说：“住的地方差了，不安全，这地方乱得很。”

杨虎城嘻嘻的笑两声，说：“我现在要钱没钱，要权没权，光杆一个，怕什么！”

正说着话，杨虎城在反光镜里看到一辆黑色奥斯汀小轿车尾随。小李也发现了，但他不动声色。开始，杨虎城不相信一下轮船就有人盯梢。跟着连转几个弯，黑奥斯汀还在尾随，他就骂了一句“王八蛋”。此时，司机也发现了，问：“先生，你是不是有什么麻烦？”

张新民也提醒说：“怕是有什么麻烦了？”

杨虎城说：“不会的。”

这时，前面出现个大酒店，杨虎城干脆说：“停车，我倒要看看谁有这么大狗胆！”计程车“吱”的一声停了，黑奥斯汀犹豫几秒钟，才缓缓地开过去。计程车司机离开的时候，又关照了一句：“先生，多加小心，这地方乱得很。”

二 英雄誓言

黑奥斯汀……计程车司机的提醒……好像一块重重的石头，压在杨虎城的心上，心绪刚刚轻松下来，一下子又变得沉重了。葆贞似乎也感到了什么，晚上，听到杨虎城翻来覆去地不能入睡，轻轻地说：“虎城，老蒋这人不讲信义，这次回来怕是报国无门啊！”

杨虎城也有不祥的预感，但他怕夫人担心，宽慰说：“你放心，量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！”

杨虎城的豁达与乐观倒增添了葆贞的忧虑，本来不想说出口的话非说不可了。这阵，她看看正在洗漱的男人，好一阵，才说：“虎城，昨天夜里有人给你打电话。”

杨虎城并不十分在意。此时，他的洗脸巾正从盆里捞起来，没拧干就往脸上擦，弄得唏哩呼噜的响。葆贞见他没留意，又说：“昨天夜里有人给你打电话。”

杨虎城这才停止洗漱，问：“说什么？”

葆贞说：“电话里说，杨将军，祝你晚安。”

杨虎城问：“是男的还是女的？”

葆贞说：“男的。”

杨虎城问：“你没问他姓名？”

葆贞说：“问了，没回答就挂了。”

杨虎城把这一情况和黑奥斯汀尾随至酒店的事联系起来认真地思索，想弄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。不错，国内国外知道他的人的确不少，但他这一次从马赛港乘海轮回国，是很少有人知道的，更不可能一到香港消息就传开。再说，如果不是搞阴谋诡计，有必要夜里打电话？有必要盯梢？这两件事，除了军统特务所为，不可能有别的解释。看来，回国来真的凶多吉少。但他不能因此而退缩，

更不能把自己这一看法告诉葆贞，让她担心。即使有天大的事，他也一肩担了。这么想着，就劝慰葆贞说：“虎城目标太大，抬手动脚哪有不被人注意的？电话也许是香港的熟人打来的也说不定，别想那么多。休息休息，给儿子买点小礼物，考虑考虑是去上海还是去武汉是正事。”

杨虎城的话并没能打消葆贞的疑虑，但丈夫既然这样说，也就罢了。丈夫打仗是一员虎将，指挥千军万马也那么从从容容；说到国家和民族的衰弱会泣不成声，说到日本鬼子的野蛮侵略和屠杀会气得浑身乱颤。可就是太善良，太纯朴，太容易相信人。因而，很容易被人欺骗。葆贞崇敬他，又担心他。但她十分清楚，丈夫一旦决定了的事，是谁也没法改变的。

她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一刻也不离开男人。这天，她第一次和杨虎城闹起了别扭。杨虎城要她带小儿子到街上转悠转悠，顺便买买小物品。她说香港乱哄哄的没什么转头，不愿意去。六岁的小儿子非常懂事，虽说很想出去看稀奇，但见母亲不愿意，也就一个人玩从马赛带回来的电动玩具飞机和坦克，不吵不闹。贴身警卫小李过来，问有什么吩咐，杨虎城说：“你去买几份报纸，我想看看内地消息。”

小李出去，葆贞替他准备早点，拯中吃得有滋有味，杨虎城却不动筷子。葆贞看他不像有什么病，问：“你又在想什么呢？”

虎城说：“我在想，究竟是去上海还是去武汉？”

葆贞说：“上海已经沦陷，去那里干什么？”

“可以搞地下斗争。”虎城说。“你忘了我是善于搞地下斗争，善于和敌人周旋的？再说，上海也还没有完全陷入敌手，施展余地多的是。”

葆贞说：“报上说，国民政府已经向武汉撤了，到了武汉，说不定还能找到老蒋。只要老蒋还有一点中国人的气味，就不会不同意你的要求。再说，也得让老蒋给人给权，要不，光杆一个怎么抗

日？”

杨虎城想想夫人说得有理。也是自己抗日杀敌心切，险些忽略这一点。他拿起筷子，对夫人嫣然一笑，说：“多谢夫人提醒，那就去武汉吧。我一定要找到老蒋，好好跟他说说。我跟张副司令兵谏就是为了抗日，相信他心胸也不至于狭窄到要报复我的地步。”

杨虎城一打定主意，就格外来精神，吩咐葆贞说：“我去武汉，你就回陕西照顾孩子们吧，他们很久没见到我们了，怪可怜的。”

葆贞是打定主意始终跟随杨虎城的，杨虎城突然作出这样的决定，一时真不知道怎么办，闷着不说话。她从参加宣传队，慰问杨虎城部，后来又和杨虎城结婚，不知经历了多少风雨，有过多少喜，多少愁，多少憧憬，多少磨难。唯其如此，才谁也不愿离开谁一步。这以前，杨虎城也没有想到要和葆贞分开。到了香港，情况变得这样复杂，加上打日本比打北洋军阀要艰难得多，也要残酷得多，他不愿意心爱的人去经受这样的磨难。再说，陕西毕竟是他的家乡，有他的亲友、旧部。即使自己有什么不测，葆贞也还能活下去。但他不能直说，他只说：“葆贞，我知道你不想离开。但是，我一旦带兵打仗，必定四处奔走，你带拯中，没法照顾我，我更没法照顾你。与其这样既不能互相照顾，又互相拖累，还不如暂时分开，你说呢？”

葆贞眼圈红红的，说：“我是担心你，你對自己太粗心，连冷热都不知道。”

虎城安慰说：“有勤务兵照顾，哪有这么严重？”

“反正我不放心你……”葆贞说着，转过身去擦眼泪。

不多工夫，小李进来，交给杨虎城几份香港新出的报纸，有《大公报》、《文汇报》和一些小报。杨虎城匆匆溜一遍标题，吩咐小李说：“你去订武汉机票吧，越快越好！”小李刚要出门，杨虎城又说：“再订两张去西安的机票，你和谢大姐一起回西安。”